



一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成長

張菊藍 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成長

張 菊 藍 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介紹北京市第一食品生產合作社的誕生和成長。它的成長過程，也就是不斷地和社內外資本主義勢力進行鬥爭的過程。這個事實生動地說明了：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，個體手工業勞動者如何組織起來，戰勝不法資本家的猖狂進攻，防止和克服小生產者的自發勢力，為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樹立了榜樣。

書號 674 社會 18

一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成長

著 者 張 菊 藍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編

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開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張 2 13/16 插頁 2

字數 55,000

定價 (6) 0.30 元

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4,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16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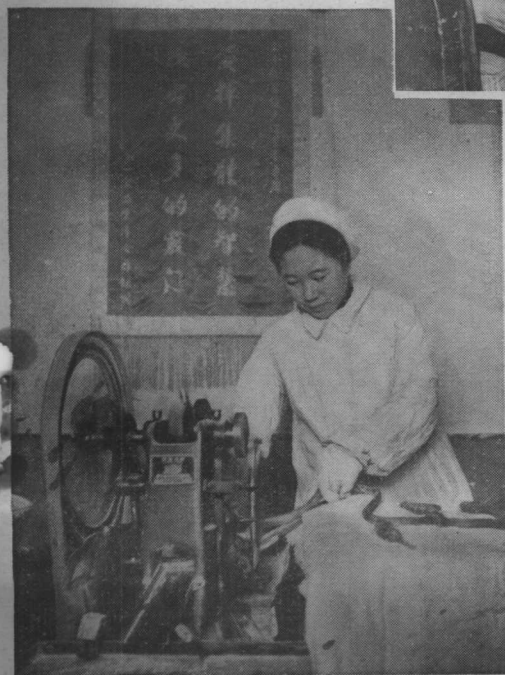
大門

CAL67/1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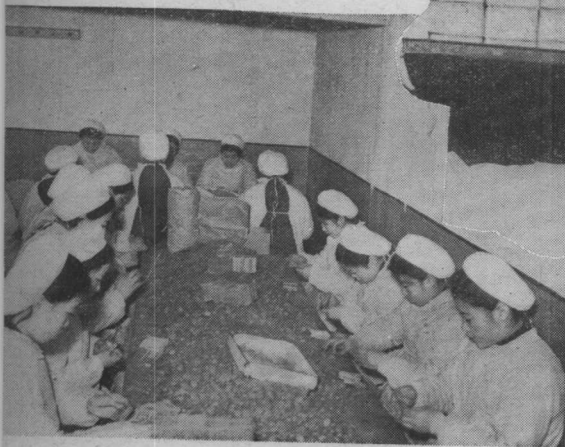
左圖是食品生產小組時期借用的
兩間住房。右圖是當時熬糖用的
銅洗臉盆和煤球爐子。

黃嘉生(左)、蕭盈弼
(中)和市總社幹部在
研究生產計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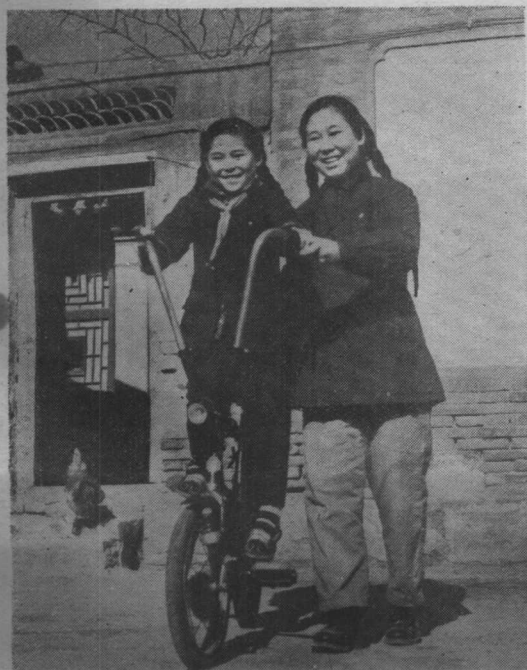
糖果車間的女社員

包裝車間一角



糕點車間的‘醒箱’。圓形圖是麵包出爐時的情形。

午休時的
讀報活動



馬文霞的妹妹
最喜歡姐姐剛
買的自行車

定價 0.30 元

目次

一面旗幟·····	一
在困難中誕生·····	五
消費社的支援·····	八
資本家黨奪領導權·····	三
投機倒把·····	一四
偷工減料·····	一九
社員的憤怒·····	二二
不法資本家王玉庭離社·····	二四
有力的反擊·····	二六
「沒有老王想老王」·····	三三
偉大的一三反「五反」運動·····	三六
蕭盈弼回社·····	四二

在新的困難面前·····	四
整社運動·····	五
勞動競賽·····	六
總路綫學習·····	六
女社員·····	七
向機械化前進·····	八

一面旗幟

穿過首都前門區最熱鬧的大柵欄，向西不遠，在李鐵拐斜街的北面，有一座平房，它的門前經常擁擠着各種運送貨物的車輛；這就是本書要介紹的北京市第一食品生產合作社。

這是一座古老的北京式的普通平房，臨街部分，東西寬不過六公尺，大門倒幾乎佔去了二分之一。但每天進進出出的車輛和前來參觀的人們，却使這朱紅色的大門，顯得有些低矮和狹窄。

走進大門，首先看見的是成品倉庫。倉庫面積不過三十平方公尺，可是裏面却很空，許多貨架都開着沒有放東西。管理倉庫的社員解釋說：「自從食品社的產品建立信譽，打開銷路以來，不管產量怎樣增加，一直是供不應求；很多產品只在倉庫掛一筆賬，不用入庫就運走了。」

倉庫外面是一條走廊。走廊兩邊，放着很多嶄新的自行車，都是社員自己購買的。

通過走廊，向東不遠，是一座長方形的四合院。院子上空，在高出屋簷的上面，用草蓆搭成一個天棚。天棚遮蔽了太陽和風雨，包裝車間的糖果小組和餅乾小組就設在這裏。

每天，穿着雪白的工作服的包裝人員，把一袋一袋的糖果和一盒一盒的餅乾，從這裏包裝出來，然後送進倉庫，或直接運到各個銷貨單位去。下午下班以後，這個不大的院落又變成了集會的場所：小組會和社員大會都在這裏召開，社員大會的決議在這裏做出，上級社的重要指示也在這裏傳達和討論。現在，只要接到開會的通知，每一個社員就自動的帶着板凳，準時集合在這天棚覆蓋下的院子裏。社員們親暱的稱呼它——「我們的禮堂」。

理事會辦公室也設在這個大院裏，它是一間廂房，面積不到十平方公尺，却是食品社的神經中樞：社員大會批交的生產計劃，由這裏組織執行；產品數量和質量的提高，由這裏督促檢查；對外的各種業務合同，由這裏簽訂；車間的勞動競賽，由這裏發動；財務開支預算，由這裏批審；各項制度的建立和改變，由這裏通過；社員的創造和發明，由這裏評獎；社員的工資、福利、文化學習和生活，由這裏管理、安排。午後的太陽，穿過屋簷外的空隙，射在辦公室粉白的牆壁上，射在市總社獎給的錦旗上，把錦旗上金黃色的「鞏固成果，繼續提高」八個大字，照得閃閃發光。

理事會現有五個理事，他們的分工是：主任黃嘉生掌握全面，副主任蕭盈弼管人事，理事孟憲諾管生產，張述學管業務，盛寶隆不脫產管材料。理事會下面，分設生產、福利、衛生、保衛、學習和伙食等委員會。這些委員會都是理事會的有力助手。在理事會的領導下，建立了生產管理、產品檢驗、倉庫保管、財務、請假、交接班、獎懲、作息和學習等制度，

保證了各項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。現在生產一天天發展，業務一天天擴大，社員一天天增加，這些都和這個集體領導、分工負責的理事會是分不開的。理事會每月定期召開兩次會議，研究如何執行社員大會的決議和上級社佈置的任務，並每月向社員大會報告一次工作。從完成生產計劃的情況來看，一九五四年上半年糖果超額完成百分之一點二，餅乾超額完成百分之二點零一，糕點超額完成百分之一點八四。因而理事會取得了全體社員的信賴和擁護。

食品社現共有糖果、餅乾、糕點、清真、包裝五個車間。其中，包裝車間是爲其他四個車間服務的。爲了工作上的方便，包裝車間現分成若干小組，附設在其他車間裏面。

清真車間是四間倒廳，它的生產任務和餅乾車間一樣，主要是製造餅乾、什錦酥和蛋糕酥等，只是在材料上把豬油改爲植物油罷了。從命名的含義上來看，你也許會認爲這裏的工人都是回民兄弟吧？不是的，這是爲了照顧少數民族的生活習慣而特別設立的。這樣，食品社就博得了少數民族的熱烈歡迎。一個回民說：「毛主席光輝燦爛的民族政策，照耀到每個角落，連成立一個食品生產合作社，都考慮到少數民族的利益；對我們的照顧，真是無微不至。」

糖果車間在清真車間的對面。清真車間的壓麵機和糖果車間的切糖機，遙遙相對，有節奏地工作着。

糕點車間設在隔馬路的南院，內有一個大烤爐，七月的天氣是炎熱的，屋裏的溫度很

高，但糕點車間的大門却經常關閉着。這是爲了麵包發酵，需要經常保持一定溫度的緣故。儘管這裏的社員們熱得汗流滿面，但他們的工作熱情和生產成績並不比其他車間差。

幾年來，食品社已經積累了十八多億元資金，比建社時增加了一百三十多倍。由於資金的積累，食品社現已購置了兩台打蛋機，九台切糖機，四台壓麵機。全社開始由手工業生產進入半機械化生產。

建社時，食品社僅能生產水果糖和小人酥兩種產品，每天各生產三十斤。現在生產糖果、糕點、餅乾等四十多種。光是糖果一項，每天的產量就有二千八百斤，增加了九十倍。根據一九五四年上半年統計，共產糖果五十六萬二千斤，餅乾二十一萬九千斤，糕點二十五萬四千斤。社員和工作人員，已發展到一百六十人，較過去增加了五十多倍。一九五四年上半年，全社盈餘了五億多元，爲食品社繼續擴大再生產創造了條件。

隨着社的擴大、機器的添置和生產的發展，社員的生活得到了相應的改善和提高，學習文化的熱情也不斷高漲起來。幾年來，從文盲到認識五百字左右的社員有四十人，從文盲到認識一千字以上的社員有四十人，從粗通文字到能看報、看書的社員有十六人。由於黨和上級社的領導教育，社員的社會主義覺悟也有了顯著的提高，三十三人先後光榮的加入了黨和團，並成立了黨團支部。這些黨團員，都是在工作中鍛鍊成長起來的，他們是食品社各種活動的核心力量。

北京市第一食品生產合作社這些成績的獲得，具體地說明了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的優越性，也說明了：個體手工業勞動者只有組織起來，走互助合作的道路，才能擺脫窮困和落後，和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。但是，這條道路並不是平平坦坦的。第一食品社是從生產小組的基礎上成長起來，它的成長過程，也就是不斷地和社內外資本主義勢力進行鬥爭並取得勝利的過程。回顧一下它的歷史，對我們進一步了解對手工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是有好處的。

在困難中誕生

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，糖果工人黃嘉生，小學教員楊世清，廚師馬德祥，經北京市合作總社的幫助和批准，組織了北京市第八區食品生產小組。

楊世清的兄弟楊世同，是北京市第一毛巾生產合作社的社員，對合作社有一定的認識。這三個不同行業的人，所以能夠組織起來，楊世同的幫助是很大的。楊世清和馬德祥是街坊，黃嘉生是楊世同的朋友介紹認識的。經楊世同的講解，這三個人才知道什麼叫組織起來，以及如何組織起來，雖然對這一道理的認識還是很膚淺的。

小組組成了，楊世清讀書識字，很自然的，被選為小組長。

小組的資金，每人四十萬元，一共一百二十萬元。說起這一百二十萬元，真是來處不易：楊世清賣去了老婆的嫁妝，馬德祥賣去了破舊衣服，黃嘉生傾其所有，才湊足了數。由於解放不久，這三個人原來都是在失業中。

一百二十萬元，買了一百斤糖，和一部分香料、糖稀、包糖紙等等。剩下的幾萬元，買了十斤棒子麵，半飢半飽的，可以勉強維持三天的口糧。

食品小組的廠房，是借用楊世清的兩間住屋。馬德祥帶來了一輛送貨用的破舊自行車，黃嘉生帶來了一塊案子和一個租來的什錦糖滾子。除了這幾件差強人意的簡陋工具外，熬糖爐是一個煤球爐子，熬糖鍋是一個破銅臉盆。所謂涼糖板，是原來在門口的一塊石台階。經過許多天的緊張工作，一切算是準備好了。這一天晚上，他們開始了第一次生產。

十五支光的電燈，顯得有些昏暗。老黃和老楊對面坐在炕桌的兩邊，一個裁紙，一個在裁好的紙上打花印。

「這個買賣做得真不易，一個橡皮戳子也要當成印刷機。」黃嘉生一面感歎的笑着說，一面用手揩去額上的汗珠。老馬在外屋裏已經熬上了糖，他坐在熾熱的爐邊，兩眼直瞪着銅臉盆，兩手輪流攪拌着，恨不得鍋裏的糖，立刻變成漿糊狀。

這一夜，他們準備做水果糖，並要老馬和老楊開始學技術。

屋子裏靜悄悄的，沒有一個人說話，紙在嘶嘶的響，橡皮戳子嘟嘟地打在紙上，中間夾着「拍拍」的聲音，是楊世清在打腿上的蚊子。

突然，黃嘉生像記起了什麼似的，匆忙地跳下了炕。當他跑到老馬身邊，一看，銅臉盆滿滿的。

「放了多少水？」

「一滿杓！」

「得啦！今晚別睡覺啦，你以為在做木須湯！」

老馬一聽，知道自己做錯了事，水放多了。「那就不睡覺唄！」他一面自言自語，一面不停地搗着火。

熬到深更半夜，黃嘉生出來一瞧，糖糊了，氣得老馬咕嚕着：「早不來瞅一下。」

「我還在做包裝紙，你為什麼不吱聲！」黃嘉生馬上頂了一句。兩個人你來我往的，就嚷開了。

停了一會，黃嘉生看見老馬在一邊噤着嘴，急成那樣子，心裏很不過意。他想：三個人中，只有我一個人會技術；老馬不懂，我應該早告訴他。於是心平氣和地說：「今晚怎麼辦？」

「幹唄！」老馬的氣也消了一大半。